

父亲的桃花湾

□辽宁沈阳 徐刚

春天来了,桃花开了。父亲左手拎着马扎儿,右手端着茶缸,走出家门。他要去的地方是自己的桃花湾。

家乡在华北平原,没有大山,所以没有桃花山。也没有水中的小岛,所以也没有桃花岛。但是家乡有湾,所以父亲有自己的桃花湾。

桃花湾离家很近,几步道儿就走到了。父亲一个人坐在湾边,看着湾里那些盛开的桃花,仿佛看着自己的孩子。

春天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,父亲时不时地端起茶缸,喝一口热茶。农村人喝茶没有太多的讲究,一个大搪瓷缸子,一小撮茶叶,再加上烧热的井水,这就是最简单的喝茶方式了,不像城里人那样还要洗茶、洗茶杯,弄得那么花里胡哨。

这是属于父亲一个人的桃花湾,从无到有,从一棵桃树到几十棵桃树,从门外桃花三两枝到如今的桃花满湾,父亲用了三四年的时间。

桃三杏四梨五年,父亲想在湾底种桃树的想法缘于一次旅行。那是2009年的四月,我儿子3岁的时

候。父母因为想念孙子特地坐火车到沈阳来了。爱人说,现在丹东河口的桃花很好看,据说蒋大为那首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说的就是那里,要不我们去看看。

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这样开始了。沿着鸭绿江畔,我们一路走走停停,山坡上有桃花,小院里有桃花,河边有桃花,看着四处可见的桃花,儿子高兴得手舞足蹈,父母也高兴得像个孩子。父亲说,我也要给孙子一片桃花林。

几年的时间,父亲的桃花湾里已经有了五十多棵桃树。桃树的品种有九宝、蟠桃,后来父亲还嫁接了冬桃。不同的桃树开的花有着不同的颜色,有的白,有的粉红,有的红。每到桃花盛开的季节,父亲总要用手机在家人群里发几张母亲和桃树合影的照片,真的是人面桃花相映红。我爱人说,你看人家老两口多有情调。

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桃花林。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种一棵自己的桃树。每到春天,我就和小伙伴们在村子的湾里转悠,找到一棵小桃树,然后精心地挖回家

种到院子里,可过不久就死掉了。现在父亲的桃花湾不但兑现了自己对孙子的承诺,也实现了我儿时的梦想。

父亲喝着茶,看着他的桃花湾,期待着今年桃树能够丰收,多结桃子。可又怕桃子结得太多,卖不出去。其实更多的时候,父亲的桃子是用来送人。给邻居送点,给亲戚送点,大家都说父亲的桃花湾应该扩大规模,把整个湾都种满。可父亲说,岁数大了,干不动了,不想那么累。

每年桃子成熟的时候,父亲总是给我和弟弟寄两箱桃子,说是给我俩吃,其实主要是给孙子吃。不过,父亲种出来的桃子确实要比市场上卖的桃子味正,香甜。我知道,这些桃子里有父亲的辛勤和汗水。

父亲没有桃花岛,但父亲有自己的桃花湾。站在湾边,父亲俯视着自己的桃花林,仿佛就像在看人生的风景。多年以后,也许我也会像父亲一样,拎着马扎儿,端着搪瓷缸子,坐在湾边,看着桃花湾里的桃树开花,然后结果,然后把桃子寄向远方。

路人

□湖南常德 曾龙

与“小阿姨”的相遇是在三年前,当时我正在敦煌演出,晚上演出结束后回到青旅,她立马吸引了我的目光。第一眼,她就像是一汪波澜不惊的湖水,清澈、自然。第二眼,这汪湖水又陡然浓缩成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。第三眼,一颗石子忽然滚落进了水面,顿时波澜四起,心中泛起层层涟漪。她看到我背着吉他从外面演出回来,于是借机走到我跟前,和我搭讪。

在聊天中得知她是这里的义工,年长我五岁,却总打趣地让我叫她小阿姨。相似的灵魂总是那么容易相吸,不知不觉间便浸在与她的畅谈中,放慢了时间的感知。在这个社交越发面具化的社会,似乎越难管窥到一个人浅层下的真实。然而,当我们透过每个人表层的面具,直逼她的内心时,又会在她心中发现一片辽远的孤独,但这样的孤独并非是一座心灵的迷宫,也绝非是伫立在群山之巅的浩渺,而是回归于自我本心的生活,一种如萌芽般初绽,却未曾被世俗桎梏所扭曲的坦然。

大学毕业,工作了几年后,她毅然辞去了手头的工作,带着存下的积蓄,然后开始一个人背着包去各个城市旅行。每到一个城市她就会长住下来做义工,然后慢慢深入当地的文化,开始像当地人一样生活。等到当地生活的“泉水”快溢满她的心灵时,她又会断然抽身赶赴下一座城市,重新在心灵上开垦一片沃土。

她的旅行像一只陀螺,轻灵自

如,每当找到一个让心灵旋转的点,她便会挥动着皮鞭将陀螺抽到下一处心灵的驿站。如此,在不断的反复中远行,却又无所沉溺,似乎出发即是所有抵达的终点。

当我问及她是否担心独自旅行的安全时,她神色淡然,似乎从未有过对意外的恐惧。她打趣地提及有一次她在成都的青旅住男女混合间,整个房间七个男人,只有她一个女人。一夜都混杂在刺耳的磨牙与呼噜声中,她非但不感到害怕,反而还觉得这段经历颇有趣味。听着她的诉说,我时常不禁为她的可爱与率真笑出声来。

她的朋友圈可谓是她生活最好的写照。在她的朋友圈见不到对于旅行过度而庸俗的炫耀,而是每天仅用一张图去表达她每去一个地方新颖而独到的感悟。图片的配语也没有文青般的矫作与油腻,更非平庸寡淡的流水账,而是一首首自己写的古诗词,读来清新秀丽,仿佛正与她并肩在同一座城市沐浴着生活的春风。我打趣地问道,“为何不把你的诗词与生活发到网上,必定大火。”她笑了笑,笑容中简单浮出了两个字,“随缘”。

如今小阿姨已结了婚,过起了平稳安适的生活,似乎旅途上一切的跌宕与相遇都已渺远于过去。近日问起她,又说自己在研读道家,她醉心上了那哲思间的玄妙幽邃。小阿姨依旧故我,正如她所有旅途不过是为了抵达自我内心的深处。

砂痕

□甘肃庆城 田治江

去过海口的人不少,不知道有没有注意过海边人行道上的地砖?那上面有许多不均匀的坑坑洼洼,或者斑斑点点。刚开始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些,是人们故意做出来的吗?做些什么有什么作用?后来请教了当地的人,他们告诉我说,这都是台风留下的。

海口地形略呈长心形,地势平缓。它的许多地方都面朝大海,春季温暖少雨多旱,夏季高温多雨,秋季多台风暴雨,冬季冷气流侵袭时有阵寒。常年风向以东南风和东北风为主,年平均风速3.4米/秒。也正是这秋季的台风暴雨,夹带着的大量沙石,在风力的作用下,在海浪的席卷夹带扑打下,那些细小的沙石不断地击打、碰撞人行道上的地砖,天长日久,它们会

慢慢地在坚硬的地砖上留下大小不一,深浅不匀的坑洞,如同人脸上的麻子一般,密密麻麻布满地砖的砖面。

记得那年刚到海口,几个人在海边的人行道上散步,无意间一低头就发现了这些留在人行道地砖上的孔洞。如此坚硬的人行道地砖,在风力和海浪的面前,在细小的沙石面前,也会被击打得千疮百孔。

再看看生长在人行道不远处的高大椰子树,在台风来临之际,它们也同样面临着狂风暴雨的击打,面临着沙石猛烈地扑面打击,但在它们身上却没有发现有任何的孔洞,它们是如何来承受这些打击的?我想这与它们圆形修长的树身,光滑而又坚硬的表皮有关,能在台风来临之时,最大限度地减少

与台风中沙石的接触面。

看到过一段关于台风中椰子树的描写,每当台风来临,椰子树时而弯倾着身子,时而又挺起树冠。宽大的树叶被风扯成一排直线,然后又被弹卷,扭曲,甩打,几经折腾,有的被撕成了碎片。但是,它们就是不折断,不掉落,不屈服。撕裂了的叶片挣扎着舞动,犹如凤凰在烈火中涅槃,壮怀激烈。树大并不招风,每一次台风过境,对于椰子树来说,就是一次洗礼。

让我肃然起敬的是它们的智慧,懂得在强大外力面前自我保护,懂得在台风来临时自我应对。不像那些人行道上的地砖,就那样硬碰硬地对抗着台风和沙石的击打和袭击,留下永久的疤痕和伤痛。

一树海棠香

□天津 刘禹

单位大院儿里生长着十几棵粗壮的海棠树,每年的春日,条条树枝上一下子缀满了粉红色的豆子大小的花蕾,眼见那些花苞一天变浅、变大,也许就在一场轻轻的春雨后,一夜便开出了满树的花,一簇一簇、一团一团的,煞是好看。但总有一点遗憾,那就是张爱玲先生所说的“恨海棠无香”,尽管如此,呼啦啦满院子挤挤密密压枝低的海棠,还是给人以壮美的享受。

早听朋友说本市一所大学的海棠是有名的,在一个月圆之夜,独自漫步去校园找寻海棠。

踱进学校的大门,一直向前,春天傍晚的校园里充满着朝气:间或有赶路的行人、边走边接着手机的女学生抑或是骑车的男孩子,都是匆匆而过。慢慢前行的我在想:这样的夜晚其实很难得,月光如水,泻在那片静静的湖里。只是,看

不到海棠。

虽感觉有些遗憾,但毕竟在这样的环境里散步,自己似乎也年轻了很多。我不想向身边的人询问:我是为海棠而来,就该自己找寻。

十几分钟过去,还是没有树和花的影子。我向右转,准备往回走了。

不经意间,闻到一股清淡的香。我对香气向来不敏感,但这种香却使我精神一振,是花香吧,但肯定不是海棠呀,因为海棠是无香的。循香走去,原来就在铭德路那边,海棠树一棵挨着一棵!趋步走到树下,在银色的月光下,贪婪地细看那一树花瓣:她们的正面是粉红色,背面是深红色,衬着嫩绿的叶子,虽娇小却艳丽。不忍用手触摸,只是凑近闻了闻,真的有香。举目细品,在皎洁的月光下,粗大的海棠树,每株高出丈许,忽有微风吹过,片片摇落的花瓣或花蕊,如

雨飘落,铺在地上一层层,似零落红粉。在撩人的仲春时节,正觉风情万种,有恰逢绝艳之感。

听路人介绍说这叫做西府海棠,我伫立在原地,边看边闻,良久不愿离去。三三两两的恋人或者推着自行车慢慢走过的青年,似乎也特别想多嗅一会儿这淡香,也许是怕惊落那些娇小的花儿吧,他们也都不得放轻了行进的脚步。

我知道海棠的花期很短,一般也就是一周左右,如果赶上刮大风下小雨,便会一下子全部飘落,只留下地面的几层花瓣,甚至转眼间就变为了花泥。所以我理解了,她们为什么在一夜间竞相开花:似在争春,实则是在展示她们怒放的生命。

海棠开了,春天来了。那一晚,我被满眼花海般的海棠征服了,而那一树海棠香,久久寄存在我的心里。

君子兰哲学

□黑龙江佳木斯 朱宜尧

我喜欢养花,很多花到了我手里那叫个生机盎然。

君子兰也是我喜欢的花种,不仅花开惹人喜爱,就单凭花名也让人感慨一番。

君子兰好养活,我租住的学区房和我的家两处都有君子兰。年一过,阳光上来,屋里温度也高了,君子兰抽出一支挺来,头上几十朵金黄的骨朵陆续开放。只是有一棵,好像受了什么伤害或委屈,那支小小的绿挺就是没有力量钻不出来,夹在叶子间碎碎的骨朵已经被叶子压得很扁,看着心疼,也着实为它着急。

想尽一切办法,我要拯救君子兰。

据说换土能解决君子兰不出挺的问题。可是,我们北方的年刚刚结束,依然寒冷,来来回回去花市买土实在不方便。我开始用笨方法,用两本书把两侧的叶子压住,让弱绿的花不再受到挤压,可是,一天两天过去了,没有什么明显效果。怎么办,浇一些淘米水,还不见得钻出来。

泡了橘皮水,每天按时浇,还

是没有用。半月过去了,君子兰一点起色也没有,我渐渐失去耐心,任其自由发展吧。

大概两天时间,我来到窗台想着再看看君子兰,忽然发现这棵君子兰竟然钻出绿挺来,高高举起那金黄的花冠。

很多的时候,是我们的耐心不够,方法又不尽正确,或许是自己的一厢情愿,对于君子兰来说,之前的做法可能本末倒置,好的方法要用在对的事物上。生活中,很多事物没有很好地看到生命的呈现,完全是因为我们的耐心不够,我们太焦躁,太功利,太急于求成了,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心切,也会有揠苗助长的悲凉。每个人的花期不一样,有人过早芬芳,有人稍晚开放,有人过于艳丽,有人素朴一生。哪可能都像想象那样什么时候开,什么时候谢呢?

如果说生命遭人唾弃,他能承受得住,你又何必执着呢?他要是,也就自自然然去努力去改变了。

这是君子兰的智慧与哲学。